

## 吉林大学图书馆馆藏稀见满文文献述略

蔡宏<sup>1</sup> 李爱华<sup>2</sup> 孙世红<sup>3</sup>

(1.2. 吉林大学图书馆, 吉林 长春 130012; 3. 四平市铁东区文化馆,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清代帝王尊孔重儒的文化政策, 促使其学术文化空前繁荣, 以及统治的多民族特性, 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献。满族文献是民族文献中的奇葩, 也是我们研究清代政治、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哲学等珍贵的文献, 为揭示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稀见的满文文献, 特写此篇提要。

**关键词:** 大学; 图书馆; 满族; 文献; 提要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65X(2012)02-0078-06

吉林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吉大馆”)的馆藏丰富, 古籍藏书近四十万册。其中不乏极有特色的收藏, 笔者在参加《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制的过程中, 发现了馆内收藏的一些珍贵的满文和满汉合璧的善本、抄本、写本, 它们是稀见的民族文献。正好也是对《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sup>[1]</sup>和刘厚生先生《吉林省满文古籍述略》<sup>[2]</sup>的补充。我馆现收藏稀见满文文献7种, 满汉合璧文献14种, 满蒙汉合璧和满蒙藏汉合璧文献各1种。本篇文章作者以书名、卷次、著者、版本、开本、板框、边栏、行数、书口、鱼尾、满文书名、卷次、页码、提要等进行揭示, 并作相关的考证。

### 一、吉大馆藏满文文献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 清鄂尔泰等奉敕纂, 清乾隆九年(1744)武英殿刻本。开本23.2×16.9cm, 版框19.7×14.2cm, 四周双边, 十行, 白口, 单黑鱼尾, 有满文书名、卷次、页码。

编纂此书是鉴于“八旗满洲姓氏众多, 向无汇载之书, 难于稽考。”<sup>[3]</sup>由鄂尔泰等奉敕纂, 于乾隆九年(1744)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曰: “自开创之初, 从龙部属, 皆什伍属相保。聚族而居, 有古比闾族党之遗意, 故其民数可考。而生卒必闻于官, 子孙必登于籍, 故其族系亦最精明。披读是编, 古太史之成规犹可概见。八旗之枝干相维, 臂指相属, 亦可概见。圣人制作, 同符三代类如此, 猗欤盛矣。”<sup>[4]</sup>书中收录了除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满洲姓氏, 详细记述了其原籍何地、归顺时间、官阶、勋绩等情况。全书共辑录满洲姓氏1114个, 并为每个姓氏中功勋卓著者立传, 事迹不显著者, 亦简记之。书中立传者2240人, 附载者4938人, 其子孙有业绩者, 也附记于后, 加上这些人的子孙, 共收入清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超过两万人。该书不仅是一部了解满洲姓氏、人物、八旗历史的工具书, 也是一部研究八旗氏族的通谱。

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 清伊桑阿等奉敕撰, 清(1684—1690)抄本。开本32.8×20.6cm, 版框23.3×17.5cm, 四周单边, 八行, 白口, 双黑鱼尾, 满文书名、页码。

康熙帝曰: “一代之兴, 必有一代之治法。”<sup>[5]</sup>该书是清入关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满文会典, 也

是“中国古代最大一部断代政书。”<sup>[6]</sup>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十二日，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二十六日。记载了清初崇德元年到康熙二十五年的相关事情。全书以职官为纲，分别记载其职司、设置、品级、规章、掌故等。按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内务府以及其它寺、院、府、监等机构分目。书中把各门各目的因革损益情况按年进行排比，从而既有门类，又有时间顺序，便于查阅。它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法律规章、行政组织等重要的文献。《四库全书总目》曰：“盖一朝之会典，即记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sup>[7]</sup>

《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清允禄等奉敕编，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开本 23.9×16.8cm，版框 20.9×14.7cm，四周双边，十二行，白口，单黑鱼尾，有满文书名，汉文页码，满文纪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详细记载了编纂过程：

“雍正九年，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奉敕编。凡三集，共为一书。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后所奉谕旨，涉于八旗政务者，曰《上谕八旗》。其前录谕旨而附载八旗大臣所议于后者，曰《上谕旗务议覆》。其前录八旗大臣所奏而恭录谕旨于后者，曰《谕行旗务奏议》。并兼用国书、汉书，刊刻颁行。伏考三代以上，兵与民同体，文与武亦不分途。故凡其著名版籍者，十六以下上所长，六十以上上所养。无事皆可合以训练，有事即人人可以荷戈。而当时之将帅，亦即以卿大夫为之，未尝治民而不治兵，治兵而不治民也。三代以下，时异势殊，虽尧、舜、禹、汤亦不能复行古法。惟我国家八旗之制，则古法犹存。”<sup>[8]</sup>

《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都是记载清雍正朝八旗政务谕旨和奏议等文件汇编，属于档案文书类文献，从收藏价值和研究历史来说都是特别珍贵的。

《廿一史约编》十卷，清郑元庆编，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紫文阁刻本。开本 24.3×13cm，无版框，无边栏，六行，无版口，有满文书名。

郑元庆，字子余，一字芷畦，浙江归安（今为湖州市）人。“一生贫穷，四方奔走，混迹幕府。后穷研经籍，亦通史传、金石文字。”<sup>[9]</sup>《廿一史约编》为早年所作。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蓝本二十一史》中曰：“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sup>[10]</sup>郑氏在十七史的基础上，增加了宋、辽、金、元四史，故合称为二十一史。该书是一部“通俗史书，作为启蒙读物，于传播史学知识上作用甚大，故流行颇广。”<sup>[11]</sup>他编写此书的宗旨是“欲斟酌古今，以资经学。”<sup>[12]</sup>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清允禄等奉敕纂，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开本 29.5×20.8cm，版框 24.5×17.2cm，四周双边，九行，白口，单黑鱼尾，有满文书名、卷次、页码。

此书有致诚逆福之义，而于崇祀诸神不知其缘起者，引《礼记》郑玄注，不着先师名姓之例为证。它是研究“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主要依据”<sup>[13]</sup>，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官修的萨满教法典。书中对清代祭祀神词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对民间的萨满教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四库全书总目》曰：“我国家肇迹东土，风淳俗厚。于崇德报功之礼，历久不渝。凡所以昭格天神，时修祀典者，著诚著悫，具有旧仪。迄今百有馀年，精禋致飨，夙夜维虔。惟是古制相沿，皆由口授祝词、仪注，久而小有异同。我皇上道秉钦崇，敬深明察。虑年祀绵邈，或渐远其初。乃命王公大臣详为考证，以国语、国书定著一编。首为《祭仪》二篇，次为《汇记故事》一篇，次为《仪注》、《祝词》、《赞词》四十一篇，殿以《器用数目》一篇、《器用形式图》一篇。每一卷成，必亲加厘正，至精至详。祈报之义，对越之忱，皆足以昭垂万世。乾隆四十二年，复诏依文音，释译为此帙。与《大清通礼》相辅而行，用彰圣朝之令典。”<sup>[14]</sup>

《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清圣祖玄烨撰，李光地等编，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内府刻本。开本 30.5×19.5cm，版框 21.5×16.6cm，四周双边，七行，白口，单黑鱼尾，有满文书名、卷次，汉文

页码。

康熙帝认为：“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书颇谓广备矣，但取者太烦，类者居多。”<sup>[15]</sup>晚年命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李光地等人刊正明代胡广孝的《性理大全》，遂编成此书。其过程如《四库全书总目》曰：“刊正其书，复亲加厘订。如蔡沈《洪范》数之类，既斥之以防僭拟。所附诗赋之类，亦削之以戒浮文。其余诸门，皆精汰严收，十分取一。卷帙虽减于前，而义蕴之宏深，别裁之精密，以较原书。司空图所谓如矿出金也。群言淆乱折诸圣，岂不信欤。”<sup>[16]</sup>该书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论述理学思想的文字与语录进行分类编排，并加注释，是理学入门之书，对于今人研究清代经学、思想史、理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南宋朱熹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开本 31.8×20.0cm，版框 22.7×16.8cm，左右双边，十六行，白口，有满文书名、卷次，汉文页码。

此书是南宋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著，由其门人赵师渊续编完成，为编年体史书。书中记载：“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后周世宗六年（959），数千年的史事。”<sup>[17]</sup>全书采撷《资治通鉴》精要之语，文字简约，资料详备，考订充分，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很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决定在内廷设立翻译局，遂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译成满文。

## 二、吉大馆藏满汉合璧文献

满汉合璧《金瓶梅》二十卷，存二卷，明笑笑生撰，清内府抄本。页面 24.2×15.3cm，十三行，白口，有汉文书名、卷数、页码。

《金瓶梅》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sup>[18]</sup>小说以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官僚、恶霸、富商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暴露出北宋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由于有官府做靠山，他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步步高升。小说也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地方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和社会的黑暗。该书的诞生开启了文人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而进行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在“清代被列入禁书”<sup>[19]</sup>。

满汉合璧《四书集注》十九卷，宋朱熹撰，清初博古圣经堂刻本。开本 24.3×17.2cm，版框 21.4×15.3cm，四周双边，十二行，字不等，白口，单黑鱼尾，汉文书名、卷数、页码。

《四书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南宋朱熹有迥别地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学系统。《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和《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sup>[20]</sup>该书是宋代理学家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其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书中注释众多，全面地反映了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思想。

满汉合璧《清文启蒙》四卷，清舞格撰，程明远校刊，清雍正八年（1730）宏文阁刻本。开本 24.2×15.3cm，版框 20×13.3cm，四周双边，十二行，字不等，白口，单黑鱼尾，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

此书是清人学习满语的教科书，书中“以汉文解释满文语法，从满汉十二字头单字联字指南开始到满语套词、虚字等，其内容全面。”<sup>[21]</sup>简单易学，通俗易懂。“其所注释汉语，虽甚浅近，然开蒙循序，由浅入深，行远自迩之寓意焉。”<sup>[22]</sup>该书在当时广为流传，采用满汉合璧的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满汉语的学习，书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时期满汉语的学习情况。

满汉合璧《经筵讲章》（题名自拟）一千三百二十九册，三十函，清圣祖玄烨撰，清彭宁求等抄写，清康熙年间内府抄本，经折装。满汉文楷书抄写，开本 24×12cm，汉文六行，满文五行，行

字数不等，有汉文书名，无页码。

清自太宗、太祖时期，开始尊孔崇儒，到康熙时更是崇儒重道。据《清史编年》载：“朝廷请汉宿儒大臣进行日讲，四月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给事中刘如汉请举行经筵，嘉纳之。”<sup>[23]</sup>《经筵讲章》包括：《易经讲章》21册、《书经讲章》258册、《诗经讲章》310册、《礼记讲章》44册、《大学讲章》23册、《孟子讲章》106册、《论语讲章》146册、《通鉴讲章》422册，总计为1329册。以《易经讲章》为例：“由赵执信、沈朝初、蔡升元、张廷瓚、彭宁求、颜光猷等人抄写，”<sup>[24]</sup>抄自“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至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止。”<sup>[25]</sup>可见，讲《易经》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在每折后署有汉满族大臣的名字，前后参与抄写的有几十人。而且标明了讲经的时间，字迹清秀，书法精美，可谓传世满汉抄本之精品。

满汉合璧《御制劝善要言》一卷，清世祖福临辑，清顺治十二年（1655）内府刻本。开本28×18cm，版框23×16.8cm，四周双边，十行，字不等，白口，有满文书名，单黑鱼尾，汉文页码。

此书前有顺治帝御制序，御制序后有图海、傅以渐等人序，版心有满文“劝善要言”四字。顺治皇帝从儒家经典、成语中辑录出来，编成“劝善格言”。如：“一善虽微，为人有益；一恶虽微，谏人莫为。”<sup>[26]</sup>尤其以宋代的《太上感应灵篇》中所摘语句居多，共二百六十六条。如：“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sup>[27]</sup>该书是儒家礼教鉴戒之书，辑成后颁发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各一部。

满汉合璧《御制增订清文鉴》十六卷，首一卷，清佚名撰，清袖珍抄本。开本13×8.4cm，无版框、边栏，八行，字不等，有满文书名，汉文页码。

全书以《御制清文鉴》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十二类，约增补四千七百条新定词语，一千六百三十六条古代罕见词，但删掉注解下所引证的古书例句。其内容宏富，收词量大，是百科全书式的分类辞典。包括：“天文、地理、宗庙、礼乐、器物、饮食、花鸟等，并按卷、部、类、则编排。”<sup>[28]</sup>此书运用广泛，在清代辞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后来成为规范清代满语最直接的依据。

满汉合璧《格言辑要》，存一册，清佚名辑，清乾隆抄本。开本21.8×12.2cm，无边栏，十行，字数不等。

此书抄自乾隆年间，用满汉文对照抄写，其字迹工整，书写流畅，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内容涉及修身、治道、做人、处事、为官等方面的格言，能给人已警示。该书是一部“劝训警世格言总汇”。<sup>[29]</sup>

满汉合璧《广汇全书》四卷，清刘顺、桑格等编，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开本25.3×15.9cm，版框20.3×14.1cm，四周双边，八行，字数不等，白口，单黑鱼尾，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

全书由刘顺、桑格等人编纂而成，是一部满汉合璧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也是满汉学者合作的结晶。书中分为四十四类，包括：“干象、时令、坤舆、山河、城野、宫室等，内容涉及自然、气候、社会、文化、经济、制官、人物、语言等方面的词汇。”<sup>[30]</sup>此书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汉语言的演变情况，其收词广泛，简单易查，容易理解，该书是难得的辞书。

满汉合璧《篆字汇集》十二卷，清佚名撰，清（1644—？）抄本。开本21.8×12.2cm，四周双边，八行，字数不等，白口，单黑鱼尾，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

全书按十二地支，分为十二集，以汉文篆字对照相应的满文，由简到繁，并加音训，简单易懂，是满汉人民学习篆字必备的工具书，也是当时人们学习汉字字音必备的辞书。该书也是一部篆字汇集的辞书，附音注为人们学习篆字、字音提供了方便。

满汉合璧《联珠集》一卷，清张际撰，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听松楼刻。开本25.4×15.9cm，版框19.5×14.3cm，四周单边，九行，字不等，白口，单黑鱼尾，有汉文书名、页码。

此书辞简、意深，述事详其载物，内容涉及为人处事方法，对大自然各种现象的解释，金、木、水、火、土，五行与人的关系，季节的变化等方面的材料，采用满汉互译的体例，容易理解。该书

是一部为训蒙童而编的满汉合璧教科书，也是一部难得的研究清代蒙学的资料。

满汉合璧《圣谕广训》不分卷，清圣祖玄烨撰，清三槐堂刻本。开本 28×18cm，版框 23×16.8cm，四周双边，九行，字不等，白口，单黑鱼尾，有汉文书名、页码。

此书是由清朝官方颁布的官样书籍，其内容基本上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圣谕摘自康熙九年（1670）所颁布的上谕，每条七字，结构工整。而广训部分，则完成于雍正即位次年。其自云：“期望其子民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因此，就康熙圣谕十六条，各条目“逐一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sup>[31]</sup>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称：“《圣谕广训》是清朝为实现儒家理想社会，以孝治天下而制定的政治思想纲领。”<sup>[32]</sup>

满汉合璧《字汇》十二卷，首一卷，附《韵法直图》一卷，明梅膺祚音释，清张元凯增补，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带月楼刻本。开本 24.1×15.7cm，版框 21.5×14.9cm，四周单边，十一行，白口，单黑鱼尾，汉文书名、页码。

此书由明人梅膺祚按部首编排，按笔画顺序排列，内容丰富而实用。全书分为：“运笔”、“从古”、“遵时”、“古今通用”<sup>[33]</sup>四题，阐述写字的规范与正字法的原则，次为“检字”是排列不易辨明部首的难检字，使读者按笔画寻检。又次为“辨似”，列笔画形体差别很小，容易写错的字多个，再次为“醒误”，排列坊间刻本常见错字多个。卷末附《韵法直图》和《横图》，韵法是帮助读者辨别四声，掌握反切的方法。该书是一部流传极广满汉合璧的杂字体字书。

满汉合璧《费英东谱牒》（谱名自拟），三帙，清佚名撰，清（1644—？）抄本。

费英东家的谱牒共三帙，一帙修于同治十三年（1874），一帙修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二帙为满汉合璧，后帙为满文。费英东（1564—1620），后金瓜尔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sup>[34]</sup>。二十五岁时，从父苏完部首领索尔果归顺努尔哈赤，授一等功臣。八旗建制以后，任左翼固山额真，兼扎尔固齐。从灭瓦尔喀、哈达、乌喇、叶赫。天命三年，破明抚顺。次年，萨尔浒之战，击败明杜松年，皆冲锋陷阵。努尔哈赤称为“真万人敌”。为后金开国时名将，顺、康、雍、乾四朝屡追加封爵，至一等功。此谱开本较大，不易保存，流传至今，非常罕见。

满汉合璧《世系谱》（谱名自拟），十五帙，清佚名撰，清写本。

此谱仅是马穆敦家族的谱系表，谱系祖籍不可考。一世为马穆敦<sup>[35]</sup>，二世有九位：长子穆哈连郭豁，次子穆克善，三子里德莫尔根，四子齐□（缺字），五子光文，六子卓豁，七子各特贺，八子章京费扬武<sup>[36]</sup>，九子湖璋阿老四。此谱保存基本完好，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 三、吉大馆藏满蒙汉合璧和满蒙藏汉合璧文献

满蒙汉合璧《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清乾隆间刻本，经折装。开本 19×7.5cm，版框 19×7.5cm，四周双边，六行，字数不等。

《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心经》，唐释玄奘译，共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其文最简，其意难晓。如：“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sup>[37]</sup>此经依次为满、蒙、汉文，这是为满足不同民族佛教信徒对《心经》需求而编撰的。“虽发行量较大，但保存完整的满蒙汉合璧的经文，存世的非常罕见”。<sup>[38]</sup>此经在清代以前已广泛传颂，其语言简练，文字通俗易懂，便于传播。

满蒙藏汉合璧《文鉴》三十二卷，附《总纲》八卷，清佚名撰，清刻本。开本 25.5×19cm，版框 21.3×17cm，四周双边，十二行，白口，单黑鱼尾，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

此书撰者以无可考，目录按卷、部、类、则等编排，全书收入词汇总数为一万八千条左右，由清康熙五十九年（1717）所编撰的《满蒙文鉴》发展而成。该书是一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对

照的分类辞典，也是一部四体语言总汇的辞书。

满族文献是我国民族文献的瑰宝，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sup>[39]</sup>。

#### 注释：

- [1] 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该目录中没有著录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满文文献。
- [2] 刘厚生：《吉林省满文古籍述略》见《满语研究》1986年，第2期，第141-144页。文中缺少对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满文文献的述略。
- [3] [清] 鄂尔泰等：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清乾隆九年（1744）武英殿刻本。
- [4] [清] 永紘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5页。
- [5] [清] 伊桑阿等：钦定《大清会典·卷首》，清（1684—1690）抄本。
- [6] 向斯：清宫五修《大清会典》考述，见《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6期，第77页。
- [7] [清] 永紘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8页。
- [8] [清]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五，史部十一。
- [9] [清] 嵇曾筠等：《浙江通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刻本。
- [10] [清] 顾炎武：《日知录·监本二十一史》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刻本。
- [11] 葛志毅：《廿一史约编》与旧体通史，见《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第68页。
- [12] [清] 郑元庆：《廿一史约编·序》，清康熙三十六年（1797）紫文阁刻本。
- [13] 刘厚生、陈思玲：《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评析，见《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66页。
- [14] [清] 永紘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07页。
- [15] [清] 圣祖玄烨、李光地等：《御纂性理精义·序》，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内府刻本。
- [16] [清] 永紘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97页上。
- [17] [宋]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 [18] [明] 笑笑生：满汉合璧《金瓶梅》，清初（1684—1722）内府抄本。
- [19] 安平秋、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 [20] 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200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 [21] [22] [清] 舞格、程明远：满汉合璧《清文启蒙·序》，清雍正八年（1730）宏文阁刻本。
- [23] 李文海：《清史编年》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朝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4] [清] 圣祖玄烨、彭宁求等：满汉合璧《经筵讲经》中《易经讲章》的抄写者，清康熙年间内府抄本。
- [25] [清] 圣祖玄烨、彭宁求等：满汉合璧《经筵讲经》中《易经讲章》的抄写时间，清康熙年间内府抄本。
- [26] [清] 世祖福临：满汉合璧《御制劝善要言》，清顺治内府刻本，第6页。
- [27] [清] 世祖福临：满汉合璧《御制劝善要言》，清顺治内府刻本，第31—32页。本句出自《太上感应灵篇》。
- [28] [清] 佚名：满汉合璧《御制增订清文鉴·序》，清抄本。
- [29] [清] 佚名：满汉合璧《格言辑要序》，清乾隆抄本。
- [30] [清] 刘顺、桑格等：满汉合璧《广汇全书》，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 [31] [清] 圣祖玄烨：满汉合璧《圣谕广训·序》，清三槐堂刻本。
- [32] 常建华：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见《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
- [33] [明] 梅膺祚音释、[清] 张元凯：满汉合璧《字汇·卷首》，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带月楼刻本。
- [34] 关嘉禄：《清朝开国勋臣费英东简论》，见《故宫博物院刊》，1985年第1期，第68—72页。
- [35] 马延喜：《马佳氏宗谱》，民国十六年（1927）京华书局铅印本。
- [36]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二·储王一·靖定贝勒费扬武》，中华书局，1986年，第8955页。
- [37] [唐] 释玄奘：满汉合璧《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清乾隆间刻本，经折装。
- [38] 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没有著录该书。
- [39] 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六卷。

[责任编辑：闫立新]